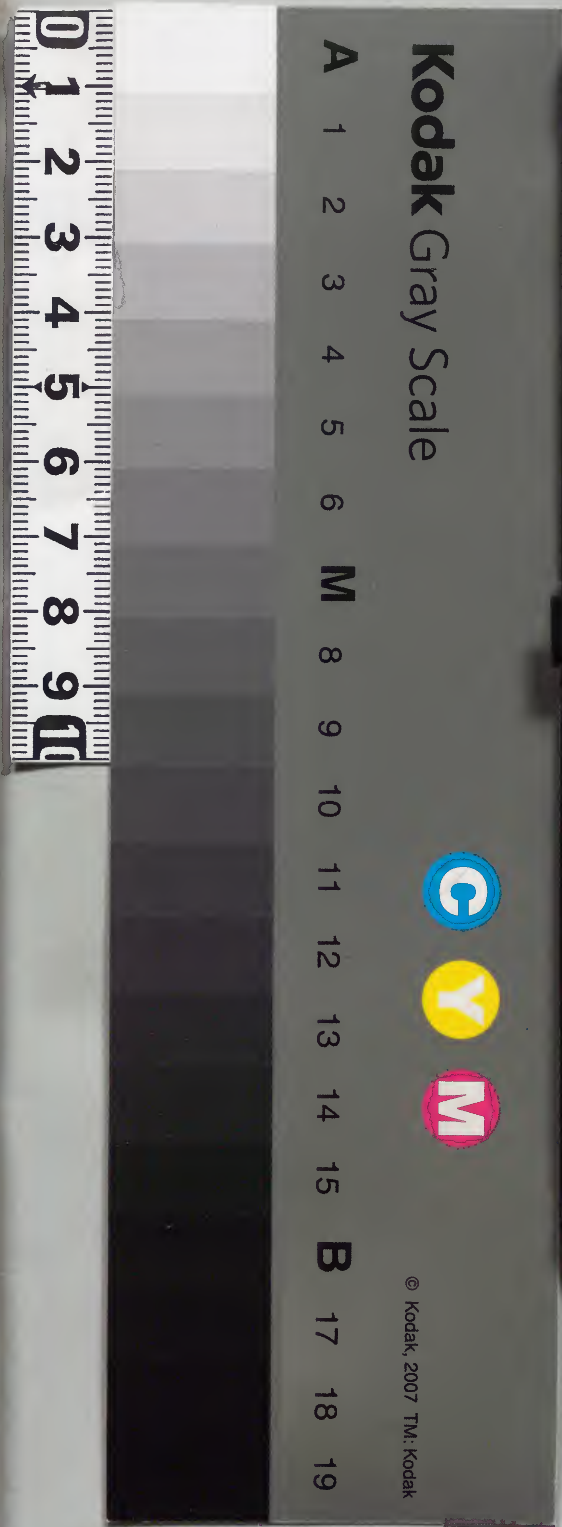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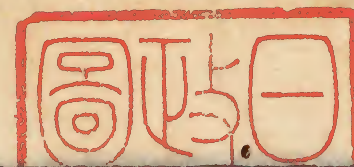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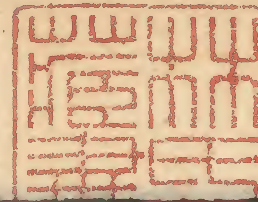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三 〇 函	三 三 〇 七 一 六	漢 書
三 架	冊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3307
冊 數	16 ( 13 )
函 號	310 89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唐釋道宣撰

淺草文庫

護法下 正傳十人  
附見五人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曇選傳一

隰州沙門釋法通傳二

終南山智炬寺釋明瞻傳三

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四 道瑋

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五 普應  
法行

終南山至相寺釋弘智傳六

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七 惠序



眉州聖種寺釋道會傳八

鄧州興國寺釋智勤傳九

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十 圓勝

釋曇選姓崔高陽人神慧譎詭不偶時俗雖博通經術而以涅槃著名不存文句護法為慮本晚任并部興國寺川邑奉之以為師傅每有眾集居于座无酬問往還以繫節為要吐言開令宏放終古僧侶乃多莫敢摧挫時人目為豹選者也及楊諒逆節中外相叛招募軍兵繕造牟甲以興國寺為甲坊以武德寺為食坊後於武南置陣楊素敗之官軍入郭搜求逆

黨總集諸僧責供反者僧等辭曰王力嚴切不敢違約素曰有幾僧諫王被殺而云王力嚴切此並同反不勞分踈可依軍法選時在眾不忍斯禍乃出對曰比佛法陵遲特由僧無有德可以動俗致有亂階結聚不能誨以忠信此誠如公所教今被理責陷身無地素乃舒顏曰僧等且還留向對僧擬論機務自爾晝叅軍將開散僧誅晚還寺宿不久煬帝下敕通被放免故合眾獲安誠其功也及大業末歲兵饑交接四方僧遊寄食無地與國雖富儉嗇者多每食時禁門自守客僧擁結終不之前選不勝滅法憤激身心



每日拄杖在門驅趨防者携引羈僧供給鉢器送至  
 食堂衆多是其子弟不敢違逆由是衆開僧制許選  
 停客自餘不得然其慈濟之深感激府俞房內廓然  
 財什不積唯置大鉢一口每日引諸乞兒所得食調  
 總鉢中選請食分亦和其內雜爲饘粥便行坐乞人  
 手自斟酌見其縷縷皴錯形容癯瘦流淚盈臉不能  
 自勝選亦依行受粥而食日別如此遂及有年皇運  
 伊始人情安泰義興新寺法網大張沙門智滿當塗  
 衆主一川鄉望王臣傾重創開諸宇嚴位道場三百  
 餘僧受其制約夏中方等清衆肅然風聲洋溢流潤

遐邇選聞之乃詣其寺庭滿徒聞來崩騰下赴告曰  
 卿等結聚作何物在依何經誥不有冒罔後生乎滿  
 曰依方等經行方等懺選曰經在何處將來對讀遂  
 將一卷來選曰經有四卷何不一時讀之沙門道綽  
 曰經文次第識不俱聞選曰吾識可共爾識同耶但  
 四卷齊讀文言未了便曰依呪滅罪耳可罷之又曰  
 自佛法東流矯詐非少前代大乘之賊近時彌勒之  
 妖誑誤無識其徒不一聞爾結衆恐壞吾法故力疾  
 來問雖爾手把瓶子倚傍猶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  
 年遘疾淹積問疾者充牣房宇乃尸卧引衣申脚曰



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黎西方樂  
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選曰咄爲身求樂吾非爾儔  
綽曰若爾可無生耶答曰須見我者而爲生乎乃潛  
息久之不覺已逝時年九十有五道俗哀慘送于西  
山之陰傳者親往其寺不及其人觀其行事遺績庶  
可凜雪形心頓祛鄙悋叔緒護法開士抑斯人乎  
釋法通龍泉石樓人初在隰鄉未染正法衆僧行往  
不達村間如有造者以灰灑面通雖處俗情厭恒俗  
以開皇末年獨懷異槩超出意表剃一男二女并妻  
之髮被以法衣陟道詣州委僧尼寺時有問者通便

答曰我捨枷鎖志欲通法旣達州寺如前付囑便求  
通化寺明法師度出家於卽遊化稽湖南自龍門北  
至勝部嵐石汾隰無不從化多置邑義月別建齋但  
有沙門皆延村邑或有在宿明旦解齋家別一槃以  
爲通供此儀不絕至今流行河右諸州聞風服義有  
僧投造直詣堂中承接顏色譬若親識故通之率導  
其德難倫曾行本邑縣令逢之問是何僧答云山客  
令乃禁守不許遊從通卽絕粒竭誠遶獄行道其夜  
聽事野狐鳴叫怪相旣集通夕不安及明放遣通曰  
我遶獄行道正得道理如何見放經曰不食夜又狐



鳴官庶以下莫不震懼苦勸引挽方從其請爾後巡行無時寧舍曾投入宿犬咋其脛尋被霹殛風聲逾顯後卒於龍泉余以貞觀初年承其素迹遂往尋之息名僧綱住隰州寺親說往行高聞可觀欣其餘論試後披敘夫以高世之量隨務不倫統其太歸莫非通道所以九十六部兼邪正之津途一十七羣現機緣之化迹故能光開佛日弘導塵蒙攝迷沒之鄙夫接戒濁之澆首並得開智清悟通聖革凡弘道利生於是乎在今有不達之者同世相輕覩其家業叢雜閱其形骸塵弊遂則雷同輕毀曾不大觀由之自陷

備于成教故文云不觀法師種姓形有但受其法開我精靈斯言可歸通有之矣

釋明瞻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任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于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為進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藏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任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于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敕召翻



譯任大興善衆觀德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  
 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  
 有濫僧染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  
 御前峙然抗禮下敕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于時  
 黃老士女初聞卽拜唯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瞻爲  
 道望衆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  
 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俗敕云若以法  
 服不合宋武爲何致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  
 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  
 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爲不拜如此者五黃中之族

連拜不已唯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敘曾無憚  
 懾帝乃問向答敕僧是誰錄名奏聞便卽視擬戮諸  
 僧合衆安然而退明日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  
 又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敕於兩禪  
 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遣東帛特隆常准後迴蹕西郊  
 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  
 爾頻參元選僉議斯屬下敕令任禪定用崇上德故  
 也衆以瞻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爲知事上座整  
 理僧務備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僧官銓擬明哲允  
 拆無滯貞觀之初以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



殿躬昇御牀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民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極以慈救為宗帝大悅因即下敕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登即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洛州昭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京送奴隸皆因瞻之開發也又私以每年施物常飯千僧大乘經論須者為寫歲恒不絕為報母恩及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間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猶堪療

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訣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資助供躡錫山積瞻通大捨懺辭告別即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住想觀西方心道明利告待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善相顏貌怡然奄爾而逝春秋七十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焚身及闍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擘然遂瘞于巖下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之緒祖



欣梁直前將軍瑯琊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強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止善閑成論及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強為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強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請廣遊都鄙流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揚都聽莊嚴寺智燭法師成實爰始具戒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人中獨回天睽至四月八日陳主於莊嚴寺總令義集乘當時豎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任開泰後入祇洹乃問曰為佛果出二諦外為一諦出佛果外乘質云為法師

出開泰為開泰出法師彼曰如鴛鴦鳥不在圍廁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鳩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譬如大海不宿死屍于時燭公處座歎曰辯才無礙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天柱納袈裟由是令響通震隣國斯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總等並伸久敬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隋風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號家僧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即伸言論義高詞麗聲駭聽徒遠顧曰何處吳僧唇舌陵入復豈愈此王聞



之彌敬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搜揚一化並號龍象咸  
 開義門既爰初盛集法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  
 不有見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關陳款皆傾  
 巢允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暨高祖東巡代宗鑿駕  
 伊洛敕遣江南吳僧與關東太德昇殿豎義乘應首  
 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集縱橫駱驛罔弗  
 喪律亡圖高祖目屬稱揚羣英歎異開皇十七年於  
 揚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世罕儔及晉  
 王卽位彌相崇重隨駕行幸無處不經大業六年有  
 敕郡別揀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館仁王行道別敕

乘爲大講王二百二夜興諸論道皆爲折暢靡不冷  
 然從駕張掖蕃王畢至奉敕爲高昌王麴氏講金光  
 明吐言清奇聞者歎咽麴布髮於地屈乘踐焉至八  
 年帝在東都於西京奉爲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  
 圖又敕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道俗百辟諸侯  
 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天門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  
 所高幢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迎延靈  
 骨至于禪定僉共請乘開仁王經化洽士庶正道自  
 登咸嘉賞讚十一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高  
 丈六卽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禎瑞故用傳持



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曆武德四年  
掃定東夏有敕偽亂地僧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  
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陽太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  
許僧任同華寺乘等五人敕任京室于時乘從偽鄭  
謂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命任  
勝光秦國功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  
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座擬敘三宗眾復樂推乘爲  
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  
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  
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爾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

座情慮莫安今上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  
未曾迴頻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宗先敷帝德餘  
一無所慮既最末陳唱諦徹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  
地榮貴所資緣業有由必宗佛聖今將敘大致理具  
禮儀並合掌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纔竟皇儲已下  
爰逮羣僚各下席胡跪竚聆逸辯乘前宣帝德云陛  
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一難  
雙徵兩教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不躡響風馳應機  
雲涌既而天子迴光敬美其道羣公拜手請從弘業  
黃巾李仲卿結舌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轅門慧日



更明法雲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曰道士潘誕奏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報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隣州聘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其所經二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敘道者有太上大道先天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焯焯玉清之上

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為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為德及物為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被黃



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  
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  
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  
自此時獨據詞宗餘術無爲而退一席揚扇萬代舟  
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  
恩也貞觀元年乘以銜荷持命義須崇善奉爲聖上  
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嚴備諸神變并建方  
等道場日夜六時行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  
日終于舊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先奉遺告於  
南山谷口焚之私歛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

爲製碑文見于別集唯乘釋蒙據道護法爲心撫物  
卹窮彌留情曲而詞辯無滯文義俱揚寫送若流有  
逾宿誦此之一術歿後絕蹤而身歷三朝政移六帝  
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蕭散映徹墻仞自見英德  
莫不推焉又卿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稟法香申明供  
禮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十遍  
璋卽乘之猶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誠懇偏能頌讚清  
轉婉約有勢於時每爲都講亦隸倫則京邑後附多  
響其塵云

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萬年人也童稚兒聚譎詭超



異預有談論必以佛理為言先十一出家任大總持  
 寺聽敘玄奧登共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暢宏遠自  
 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其深義開其關鑰兼以思  
 力堅明才氣雄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師惠  
 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為秦王威明寓內  
 志奉釋門乃請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  
 在弘義宮通宵法集實年十三最居下座上命令對  
 論發言清卓驚絕前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  
 王異聲同歎曰此小師最後烈後必紹隆三寶矣實  
 眉間白毫可長數寸光映頰頰沙門吉藏摩其頂捋

其毫曰子有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德  
 武德七年檢狝孔熾屢舉烽燿前屆北地官軍相拒  
 有僧法雅夙昔見知武皇通重給其妻媵任其憊溢  
 僧眾惘然無敢陳者奏請京寺驍悍千僧用充軍伍  
 有敕可之雅即通聚簡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寂無  
 抗抵實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與異度事或彰  
 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  
 遲悲六道之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闕恒遇  
 龍顏理應灑甘露於帝心廕慈雲於合識何乃起善  
 星之勃見鼓調達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播



揚於後代豈不以朝令安忍省納芻蕘恣此愚情述  
斯頑見嗟于可悲實傷其類且自多羅既斷終不更  
生析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清濁  
異流蘭艾殊列則使羣臣息於譏論梵志寂於誦聲  
定水暄而更通慧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  
雅得書逾怒科督轉切備辦軍器尅日將發實騰入  
其衆大哭述斯乖逆壞大法輪卽是魔事預是千僧  
同時號叫聽者寒心下淚實遂擒撮法雅毆擊數拳  
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  
大麤付法推劾卽被枷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射

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敕乃罷令還俗所選千人並  
停復寺實雖處俗壤而兵役得停欣泰其懷曾無憾  
結貞觀元年敕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  
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杜  
使曰沉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清信之名採李  
之年染息慈之位雖淺智福能然敢希先達竊見化  
度寺僧法雅善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  
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鷲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  
王之恩奉酬覆載之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爲宰殺之  
坊精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四海愴動



地之悲謫十佛之經萬國嗟訴天之怨自漢明感夢  
 摩騰入洛已來無所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禪撫育  
 萬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公策名奉節許道亡  
 身除甘蔗之災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踈  
 慕實嘉聲震于邦國寧可忍斯邪佞仍捧鉢於祇桓  
 棄我貞廉絕經行於靈塔龍門深濬奉見無由天意  
 高懸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仰願拯驚  
 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轍輕以干陳但增悚懼後法  
 雅竟以狂狷被誅倫以事聞乃下敕云智實往經論  
 告法雅預知麤勃自還俗已來又不虧戒行宜依舊

出家因返寺房綜括前業摺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  
 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  
 理在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  
 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  
 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  
 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  
 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乎近  
 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  
 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  
 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眾妙之



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道忘返于茲累代今  
 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  
 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  
 道上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  
 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  
 像運湮沈開明是屬乃攜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  
 關上表曰法常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  
 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法常  
 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  
 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程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願

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  
 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  
 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程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  
 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其愚非魯司寇莫之  
 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  
 本非老君之裔行二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  
 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  
 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誠  
 恐真偽回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忠  
 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前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敕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敕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此埋萬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還，抱思旋京，晦迹華邑，處于渭陽之三原焉。信心之侶敬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各執床角，昇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友執手訣云：實以虛薄，安廁僧儔。一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曾為法，以為慨然。近夢阿私陀仙見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時卒於大總持寺，春秋三十有八。

卽貞觀十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廛，不執錢寶，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身，雖常日往還而始無輒離。志行嚴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故四遠道俗而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皆供承有敘。通共嘉焉。總持故塔修奉者，希實每香燈供養以為己業。病轉就篤，滴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進漿，實曰：大聖垂誠，其可欺乎？吾見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累劫之誠而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終事，答云：譬如鸞弓放矢，隨處卽落。觀于山水，未有親踈之心。任時量處省事為要，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



達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餘里皆為立  
 靈廟夜別四五百人聚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眾方  
 分散初總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涅槃  
 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奕上事群僧蒙然無敢諫者  
 應乃入秘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奕對論無言酬償  
 但云秃丁妖語不勞敘接應曰妖孽之作有國同誅  
 如何賢聖俱崇卿獨侮慢奕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  
 卷背負蘧條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  
 開治通諫芻蕘雖納奕表未將理當不為呈達應乃  
 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鼓言奕表牽挽奕手

與談正理奕素本淺學假詞於人杜口不對斯亦慙  
 惇強捍僧傑不可抑也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之  
 僧也俱任總持眾首之最立操孤拔與物不羣每日  
 六時常立叅像自問自答人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  
 如在精慤特立眾難加焉故又目之為高行也行見  
 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粉搖動物敬京寺諸殿有未  
 畫者皆圖續之銘其相氏即勝光褒義等寺是也武  
 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饑餒煙火不續總斷持名勝  
 普應為先結會僧倫誓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  
 時來投者日恒僅百夙少欣欣曾不告倦而行微念



起厭忘懷，卽悔告人，大開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  
每旦出門，延頓客旅，歡笑先言，顧問將接，多辦鉢履，  
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休舍，後往楚國，講遺教論，  
以畢終矣。

釋弘智，姓萬氏，始平槐里鄉人。隋大業十一年，德盛，  
鄉間權爲道士，因入終南山，絕粒服氣，期神羽化。形  
骸枯悴，心用飛動，乃入京，至靜法寺，遇惠法師，問以  
喻道之方，惠曰：有生之本，以食爲命，假糧粒以資形，  
託津通以適道，所以古有繫風捕影之論，仙虛藥誤，  
之談語事，信然。幸無惑也，乃示以安心之要，遣累之

方。義寧元年，委擲黃冠，入山修業。武德之始，天下大  
同，佛道二門峙然，雙列智乃詣省，申訴請隸釋門，并  
陳理例，朝宰咸穆，遂得貫入緇伍，隨情任寺，而性樂  
幽栖，乃於南山至相寺而居焉。周歷講會，亟經炎燠，  
禡用通簡，莫不精詣，然而性立虛融，慈矜在務，陶甄  
士俗，延納山賓，巖隱匱乏之流，飛走飢虛之類，咸贍  
資糒，粒錫以負泉，雖公格嚴斷，寺制深約，而能攜引  
房宇，同之窟穴，泰斯亦叔代匡護之開士也。滅後遂  
絕此蹤，惜哉！故其所獲法利，積散不窮，弘誘博愛，爲  
而不待加之，以忍邦行事，音聲厥初，開務通識，非斯



莫曉故凡有福會必以簫鼓為先致令其從如雲真俗不爽於緣悟矣講華嚴攝論等以永徽六年五月九日終於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林下收骨焚散遵餘令也門人散往諸寺者咸謹卓正行不墜遺風重誨誘之劬勞顧復之永沒乃共寫八部般若用崇肥嶠之恩又建碑一區陳於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寶德寺莊所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音釋

隰席入切 館諸延切 皴七巡切 皮而振切 咋側格

切啖 綜作弄切 燭即約切 聃都含切 嬪昆賓切 燿古也 媵以證切 送舉蘊切 悖彭亨切 續胡對切 畫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資刻  
續高僧傳第三十一卷上計七千五百零三字  
該銀三兩九錢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羲民書溧水陶學恭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高僧傳卷三十一 續高僧傳卷三十一 撰述 德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居襄陽少出家  
 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  
 機靡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栖木食於青  
 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  
 旨經緯遺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韜德  
 潛形氣揚彩飛方陳神略隋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  
 入水顧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互陳名實昔在荆楚  
 梗槩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探括自非同其形服塵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唐釋道宣撰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居襄陽少出家  
 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  
 機靡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栖木食於青  
 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  
 旨經緯遺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韜德  
 潛形氣揚彩飛方陳神略隋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  
 入水顧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互陳名實昔在荆楚  
 梗槩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探括自非同其形服塵



其本情方可體彼宗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  
多年外統儒門內希駢術遂以義寧初歲假被巾褐  
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吐清奇道俗服其精華膜  
拜而從遊處情契莫二共敘金蘭故彼所禁文詞並  
用諮琳取定致令李宗奉釋之典包舉具舒張偽葛  
其之言銓題品錄武德初連還莅釋宗擁帙延光栖  
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鄭衛易可箴規  
乃任京師濟法寺至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  
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者十有一條云釋經誕  
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

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  
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時謂遵其邪徑通  
廢宏衢莫不懼焉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  
臣之章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  
請動妙釋琳憤激傳詞側聽明敕承有斯問卽陳對  
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  
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  
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太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  
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中天王種  
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



生歿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  
 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  
 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  
 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  
 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  
 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  
 大畧也而傅氏所奏在司猶未施行奕乃多寫表狀  
 遠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酒席  
 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于時  
 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陳佛理具引梵文委

示業緣曲垂邪正但並是奕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  
 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主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  
 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  
 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  
 一考詩書禮樂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倫  
 意存敬事君父至德唯是安上治民要道不出移風  
 易俗自衛返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宜究竟  
 之旨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  
 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遠途誠自局於一生之



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謨詎免，四流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道之要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唯我大師體斯妙覺，一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界而與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王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

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翊衛宣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耀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鸞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為法王也。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世孔丘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則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殿龍宮之旨，古謀今書之量，莫不流甘露於萬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融



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  
 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  
 靈骨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  
 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  
 慧解開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  
 更始誌上分身員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  
 詳乎並使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唯紹隆  
 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隆皇基必無廢退之理我大  
 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土  
 皇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傅氏所

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  
 黷聖覽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  
 懷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正法遠委國主陛下君  
 臨斯當付囑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二十  
 餘紙自琳之綴彩貫絕羣篇野無遁賢朝無遺士家  
 藏一本咸誦在心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  
 於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以論卷初出  
 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情則皂隸不塵其道乃上啓  
 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被庶績咸熙其  
 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致寢遂得釋門重敞琳實其



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為之序胤而傳氏  
 不愜其情重施密諮構扇黃巾用為黨類各造邪論  
 貶量佛聖昏冒生靈銜曜朝野薰蕕既雜時所疑焉  
 武德元年春下詔京置三寺唯立千僧餘寺給賜王  
 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敕既下莫敢致詞五眾哀號  
 於棗街四民顧歎於城市于時道俗蒙然投骸無措  
 賴由震方出帝氛稜廓清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卽  
 大赦還返神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頻  
 逢黜陟誓結維持道挫世情良資寡學乃探索典籍  
 隱括玄奧撰辨正論一部八卷賴川陳子良注之并

製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一篇  
 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賸希夷名言之所不宣  
 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  
 大千言未超於域內况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  
 凝玄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卽心非色  
 為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美遂顯精微  
 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  
 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  
 庸文誦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聾  
 遂著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雞之銳競馳



黃馬之峻爭驚莫不葉墮柯摧雲銷霧卷但此論窮  
 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  
 弟子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日月之入懷  
 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  
 之遊於是啓所未聞為之注解良文學雄伯羣儒奉  
 戴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  
 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任之衆所推美舉  
 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十三年冬有黃巾秦  
 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  
 陳琳論謗訕皇宗罪當罔上帝勃然下敕沙汰僧尼

見有衆侶宜依遺教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  
 發不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縲繼下詔  
 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為  
 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  
 犯毀我祖祿謫贖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荅  
 曰文王大聖周公太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咎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  
 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  
 親有罪必罰雖怨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  
 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怨已謙光仁風形于



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  
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  
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  
誦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畧對  
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誦毀家國自後  
辨對二十餘例並據琳詞具狀聞奏敕云所著辯正  
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  
令爾自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  
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及三聖  
尊名銘誦心府擬為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飄勇橫

逸曾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問須臾敕至云  
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  
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競起興  
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為正治遏絕王路固  
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實觀音之力咸資  
勢至之恩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救橫死於帝庭免淫  
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敕治  
書侍御史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  
唯念陛下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  
皆為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



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  
 既其靈鑒相符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所著正論爰與  
 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  
 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  
 以事聞遂不加罪有下敕徙于益部僧寺行至百牢  
 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  
 苦情結斷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及命將盡在序膝  
 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駛雨乃召諸關傍道俗葬於東  
 山之頂高樹白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  
 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論以為敷化之

訓體道開俗言無品藻將護遊僧用為家標本任京  
 輦後移梁益以百牢衝會四方所歸道俗栖投往還  
 莫寄序乃宅寺關口用接遠賓故行侶賴之誦歌盈  
 耳于時治書侍御史韋悰審英飾詐乃奏彈曰竊以  
 大道鬱興冲虛之迹斯闡玄風既播無為之教實隆  
 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  
 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姪其妻禽獸不若  
 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  
 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  
 憲網健羨未忘觀繳在慮斯源不殄至教式虧請寘



嚴科以懲姪侈乃入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怪其  
 歿晚琳所著詩賦略頌碑表章議大乘教法并諸論  
 記傳合三十餘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縉錦續其文思  
 流靡雅便騰焰彌穆又善應機說導即事騁詞言會  
 官商義符玄籍斯亦希世罕嗣矣

釋道會姓史犍為武陽人初出家任益州嚴遠寺器  
 宇高簡雅調逸羣四方道俗旦夕叅候猶以蜀門小  
 隘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  
 宗領還蜀欲大開釋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  
 術會皇運初興率先招撫詹俊李袞首途巴蜀會上

疏曰會弟性不肖家風失墜封爵雖除詔敕猶在門  
 生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効力用即日劔門  
 雖啓巫峽負固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啓途折簡宣威  
 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王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  
 之利也惟公圖之為使淹留遂不行于時國初僧尼  
 道士所在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梁棟於隆山縣下  
 新立道觀屋宇成就置三十人會經總管段倫陳牒  
 改觀為寺其郭內住者並是道宗不伏移改囑安撫  
 大使李襲譽巡察州縣會以事達乃引兵過城四面  
 鳴鼓一時驅出舉宗怨訴噂沓街衢會曰未能令天



下改觀爲寺此之一所終不可奪遂依立寺至今不  
毀武皇登遐入京朝觀因與琳師同修辨正有安州  
高師在蜀弘講人有嫉者表奏云反文述法會覘候  
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爲諸在獄講釋  
經論經春至冬諸僧十數衣服繼縷不勝寒酷京師  
有無盡藏恒施爲事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  
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復赤髭青眼大開方  
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尚  
陸沉於險道況五衆各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唯事  
下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鍾以

代鶴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清  
淨沙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觀獄吏  
而魂飛清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日灑穿襟與  
中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燼若竟不免溝  
壑抑亦仁者所恥書達卽送裘鞋給之及事釋還鄉  
三輔名僧送出郭門會與諸遠僧別詩曰去住俱爲  
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  
皆墮淚時益州法曹裴希仁自矜門學會與相見輕  
有譏誚會曰蜀川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俊同出唯  
張綱埋輪東雒歎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奏誅梁冀



威攝四海者，捷為武陽人也。漢時有問楊子雲曰：李仲堪何如人？答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資中人也。巴西閬中百王之仰，載益州郡縣名，振於華夷。明公庶可虛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人哉？言訖而出。希仁媿謝，既返，謂人曰：江漢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卒，年七十矣。

釋智勤，俗姓朱，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度少小，以匡護為心。每處眾發言，無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為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

起，勤獨守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湮滅，不可自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投於蜀聽高法師講，眾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恬。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恒聞谷中鐘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狂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



日復爾如是再二遂有穀現因卽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任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因出任大興國前後諸王刺史並就寺頂禮請受歸戒恒以僧尼之事委令檢校佛法光顯吳蜀遠聞又至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磬欬之聲至顯慶四

年省符召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懺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拱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而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牀內手執香鑪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合州道俗悲慟難勝州縣官人並送至野春秋七十四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秦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案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享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卽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辰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睿澄簡獨拔恒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染趣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

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敬業子爾隻身投於林壑麤服草屨用卒餘報遂登階隙獨靜行禪不避虎兇常思難施時或弊睡心行將微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祛昏漠修白骨觀轉向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敕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歿不願一生破戒而生使者懼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愧服焉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卽又深隱外絕來往糧粒固窮以死爲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



食時至必爾初無乖候斯行感玄微罕有聯者而常懷感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益衆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初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自驗無由承奉乃啓本主西觀天化以貞觀十二年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敕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旣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顛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

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敕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嶠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疹見受戒神爲摩所苦尋卽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舜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蓬勃卽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躓死乃穌藏卽捨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旣而入京蒙敕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



國請還啓敕蒙許引藏入官賜納一領雜綵五百段  
 東官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爲國設大齋太德法集  
 并度八人又敕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凋落  
 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并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爲福利  
 者實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  
 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  
 乃敕藏爲大國統任王芬寺寺卽王之所造又別築  
 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  
 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  
 霧霍靄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彌遠及散席日從

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  
 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唯事頭陀蘭若綜業  
 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  
 諸宰伯詳評紀正時王臣上下僉議攸歸一切佛法  
 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  
 網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  
 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試厲說法嚴飾佛像營理  
 衆業鎮以爲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卽斯人矣又別  
 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  
 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



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夷有革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例一撰也今春秋將立器宇弘峻吐言成政行立懷德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法一卷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聞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漑及同返國大敞行途講開律部唯其光肇自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構旣重今則三學

備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法護法而陳教適權適道實兼濟而成津是以三藏設位拯弱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已崩之正網然弘誘之相條緒稍多時顯知微乍揚神武騁奇辯於邪衆暢決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授而潛通遍吉常行其務遂有搥捷槌於靈岳聲告但爲任持重結法於剡洲教旨唯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億無學住法萬年經律所詮賓頭羅漢未取泥曰斯皆助揚道



化通悟未聞靜倒惑於卽生紹正法於來世故使溷  
 殘屢染尋復還興豈唯凡謀蓋其力矣況乎迦葉尊  
 者凝神雞足之峰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  
 生趣善爲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遞相弘扇或摧裂  
 愛網或傾覆慢幢或通決深疑或開揚道務爲業應  
 接若雲雨之相投爲功惟重等大地之弘博所以身  
 子榮名顯法輪之大將翬多徽號標無相之後佛五  
 百門學通號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乘時御  
 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勿高身子良由闢樹園之福  
 地蕩邪寇之高鋒偃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辯慧此

卽護法之緣蓋唯斯矣自道風東扇爰如騰蘭前傳  
 重於開宗故入譯經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  
 不可弘文護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經陳如是  
 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  
 時心重空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受道  
 欽沐法流不虛設也費才感終於壇側褚信剃頂於  
 場中顯宗悟理如歸侍中捐俗入道一期盛事萬代  
 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絕茲德可紀茲言  
 可詳而闕越隱其高例附譯稱述竊比則事業懸殊  
 達化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宜先譯傳稍非經務故



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融折其是非元魏重邪曇始  
 制其強禦前傳顯然其宗可錄施乎齊周兩治厥政  
 殊風齊高獨盛釋門周武偏弘李衆然其邪辯逼正  
 邪偽而正通妄作亂真真澄而妄隱故使齊氏下統  
 民無兩情釋侶闡邦寺塔充國二百萬衆綱猷上統  
 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門之刹約指剡洲化境通括  
 像正任持梯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之力唯人謂乎  
 弘斯在久則顯公據其首也掩抑華飾揚耀塵埃衆  
 皆輕而不思可謂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也  
 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累詞醉則示虛於邪敵雖

復金匱玉韜之秘術未可與言孫武吳起之奇謀會  
 何足道所以登虎之始搖動物心異衆等山丘鼓論  
 同雲物致使纒撓刃辯載戢妖氛定方術於面前樹  
 微言於卽世故有談仙者投骸於臺檻宗虛者深刺  
 於王庭明詔遂頒國無兩信雖稠公標於定道賢上  
 統於義門一時之慶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壤世  
 號武鄉豺狼之諺想不虛託懷文斯寡習勇彌隆酌  
 緯候之讖詞納譎誑之佞術衛嵩本我之胤張賓乃  
 彼之餘異響同心唇齒相副競列封表曲引遊言肩  
 罔帝心覆絕仁祀時未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



之所不知及望夷之福終也濟發滂流天元方改前  
 政呼嗟何及僧傑道安各殊衛氏風格峻逸比景彌  
 天二論既陳異見將弭而狙詐蠅巧終墜前條靜藹  
 上賢當斯頽運奮發拒諫守素窮巖慨正道之遂荒  
 誠護法之無力也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于時同軌  
 遺形亦有千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觀法滅而增哀  
 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為依救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  
 悲矣詳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藻鏡則日月  
 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本紀其續昌矣有隋御  
 寓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為收恒俗二世續曆同政前

朝悼像化之微行襲宋桓之致敬于時緇素相望愕  
 然明瞻法師屈起臨對夙未程術眾或漏言及覲其  
 厲色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助慄不安  
 其足而瞻逞怡顏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  
 入焉眾乃悟其脫穎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其難  
 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  
 佩席於天門慧滿戴衣於朝伍智實剛烈詆呵於時  
 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風不屑古也莫不  
 言行同時死生齊日故得名流萬代紹先聖之宏猷  
 乎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護法網實敦遐志志



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固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識  
 九有之非宅未曾為法徒喪餘齡豈唯往生乃窮來  
 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觀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  
 而直前鼓通博之橫辯但令法任投鼎鑊其如歸既  
 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遺寄斯傳之有蹤  
 乎已矣夫誰有見斯而不勉勵志於重霄哉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音釋

縲紲縲倫追切紲先 嚙啗嚙咨損切啗徒合

躡房益切

霽霽於檢切霽於蓋

澗七豔切澗

丹陽賀學禮施贊刻此 計字七千九百四箇該銀四兩錢

分釋道一對立義民書端司堯刻 萬曆辛亥歲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三

唐釋道宣撰

感通上

正傳三十四人 附見十一人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

榮陽沙門釋超達傳二僧明

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東齊沙門釋明琛傳四

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五

梁九江東林寺釋道融傳六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七法智 道集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八

道香

僧朗

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九

荊州沙門釋慧簡傳十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一

太山朗公谷寺釋僧意傳十二

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三

齊相州鼓山寺釋道豐傳十四

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五

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六

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七

此下見下卷

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八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九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二十

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一

傳大士

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二

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二十三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四

隋蘇州重玄寺釋慧巖傳二十五

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十六

法齊

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傳二十七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

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九

楊祐

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三十

智儼

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一

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傳三十二

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三

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四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官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

敕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敘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二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咲抵掌彌日不解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奉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



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  
 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止可有幾許乎文怪而笑  
 曰筭者所知必依鈎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  
 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  
 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成來同  
 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云文復要云  
 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瘕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  
 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秤錘穿五色線線別貫白  
 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睽眼周迴良  
 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

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因  
 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  
 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  
 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但無  
 知者誣我爲聖所以不敢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  
 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  
 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床在  
 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歎提還床如舊遙謂曰門  
 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  
 後數日便捨命矣



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學問有知解  
 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有之乃收付榮  
 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効達以實告公大怒以車  
 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  
 更忽不見軍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  
 將欲遠避以次繫獄脚遂攀急不能遠行及至天曉  
 虞騎四出追之達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蹋草  
 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牛皮障目  
 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  
 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

為賊收數百僧互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纏從  
 頭至足尅明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繩  
 小寬私心欣幸精禱彌切及曉索然都斷既因得脫  
 逃逸奔山明且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  
 神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一反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  
 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為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  
 為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  
 富豪後鄉閭縱橫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  
 獄眾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家住于文



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卽其生地矣見有廟像戎  
夏敬禮處於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備如前傳至  
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  
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  
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  
其有闕則世亂民苦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  
石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  
寺中塑像于上寺有碑云吾非大聖遊化爲業文不  
具矣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  
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卽選石

命工彫鑿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任之魏道陵遲其言  
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  
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  
會儀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里相好還  
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  
照鐘聲飛響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頻  
落大家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  
經數十更以餘物爲頭終墜於地後滅佛法僅得四  
年隣國殄喪識者察之方知先監雖遭廢除像猶特  
立開皇之始經像大弘莊飾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



年煬帝躬往禮敬厚施重增榮麗因改舊額為感通寺焉故今模寫傳形量不可測約指丈人臨度眾異致令發信彌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故謁達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寫其形所在供養號為劉師佛焉因之懲革胡性奉行誠約者殷矣見姚道安製像碑釋明琛齊人少遊學兩河以通鑒知譽然經論雖富而以徵難為心當魏明代釋門云盛琛有學識遊肆而已故其雅量頗非鴻業時有智翼沙門道聲載穆遠近望塵學門若市琛不勝幽情深忌聲略私結密

交廣搜論道初為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外施名教內構言引牽引出入罔冒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然勇意之徒相從雲集觀圖望經恍若雲夢一從指授渙若冰消故來學者先辦泉帛此屋子法入學遂多餘有獲者不能隱秘故琛聲望少歇於前乃更撰蛇勢法其勢若葛亮陣圖常山蛇勢擊頭尾至大約若斯還以法數仿蛇比擬乍度乍却前後參差余曾見圖極是可畏畫作一蛇可長三尺時屈時伸仿加道品大業之季大有學之今則不行想應絕滅初琛行蛇論遍於東川有道行者深相諫喻決意已行博為



道藝潞州上邑思弘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  
請僧忘其名往講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聞至  
中心戰灼知琛論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  
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  
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裁輒用相奉琛體此懷乃投絹  
十疋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  
肯去欲聽一上此僧彌怖事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  
後入堂賫絹束撥在衆中曰高座法師昨夜以絹相  
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  
入幾許誤諸士俗高座聞此懾怖無聊依常唱文如

疏所解琛卽喚住欲論至理高座爾時神意奔勇泰  
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解重疊雖多無不通義琛  
精神擾攘思難無從卽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聞  
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  
爾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琛卽出邑共伴二  
人投家乞食既得氣滿噎而不下餘解喻何所諍耶  
論議不來天常大理何因頓起如許煩惱琛不應相  
隨東出步步歎吒登嶺困極止一樹下語二伴曰我  
今煩惱熱不可言意恐作蛇便解剔衣裳赤露而卧  
翻覆不定長展兩足須臾之間兩足忽合而爲蛇尾



翹翹上舉仍自動轉語伴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  
 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可急急上樹心  
 猶未變伴便上樹仍共交語每作蛇論果至如何言  
 語之間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亦不復語宛轉在  
 地舉頭自打打仍不止遂至於碎欬作蟒頭身形忽  
 變長五丈許舉首四視目如火星于時四面無量諸  
 蛇一時總至此蟒舉頭去地五六尺許趨谷而下諸  
 蛇相隨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鄴說之  
 釋道泰元魏末人在常山衡唐精舍夢人謂曰若至  
 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心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

甚憂悉以身資為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  
 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  
 乃感悟遂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  
 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蹠間金色朗照語泰曰  
 汝念觀世音耶比泰塞帷須臾不復見悲喜流汗便  
 覺體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為同意說之泰後終  
 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泰故不疏耳  
 釋道融梁初人在九江東林寺篤志沉博遊化已任  
 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  
 事悉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



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眾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稱觀世音聲未絕即見所住床後有一夫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劫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餘道婦入獄後稱念

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閤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釋法力未詳何以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猛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述世音應聲風



轉火焰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為白衣獨  
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  
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火一澤之草纖毫並盡  
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為道厲精翹勇  
眾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一劫所  
得縛繫於樹將欲殺之唯念觀世音守死而已劫引  
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  
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  
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  
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

文事包廣不具敘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  
令相賫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  
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剪  
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  
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令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  
街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夜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  
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  
即馳去斯須復來舉床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  
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



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言頗涉俗雖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羣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動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冢法師分飛異域冢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

攜素相欽重供給寮民以為管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生天堂還生活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三十有四其山四面寮民見其坐亡皆來歎異禮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日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起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卒樹枯鐘噎表其遷化之晨也此



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異其迹略同誌公之類矣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士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恬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泅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乳產生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

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未卒于潼郡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奇膽勇荆州廳事東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屢多鬼怪時王建武臨治猶無有能住者唯簡是王君門師專任居之自任一間餘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自從壁中出便倚簡門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欬然還入壁中簡徐起澡漱禮誼還如常眠



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簡任積載安穩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輜輳所擬舉城回隊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殺帝弟赤堅王亦同謙請乃下敕止之猶虜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

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防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岸頭復恐軍覺投計悽惶捉繩懸佳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今厄至矣唯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聞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眾驚覺將發而山谷萬重不知出路唯望日行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



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前  
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任至曉遂得出路而失  
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梁漢出于  
荊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  
下散在于法座元魏中任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  
授迄于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麗像相國像胡國像  
女國像吳國像崑岡像佻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  
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至今猶爾故  
靈裕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屬豈神通冥著理隔

尋常之議乎意奉法自資東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  
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為天帝驅  
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  
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  
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眾僧初  
見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叅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  
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兗州自餘香火唄喏  
散在他邑後試檢勘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  
湛即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初果其塔  
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別傳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虛放喜追奇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逐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步水西流清而且澈帶渠藥草莖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東頭屋裏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唯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盤髻耳上相見欣

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是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搗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頷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遂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



但言我同學行法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  
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往瀑布與究莫測  
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  
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鍊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  
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  
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  
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  
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  
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

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  
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  
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  
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  
於大眾前側手指胸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  
語不能出唇知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  
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  
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即問曰汝兩月已來常  
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  
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



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  
 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  
 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  
 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泛愛通博以溫敏見稱往  
 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  
 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踈素履操弘雅因疾乃  
 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纏附臭氣薰勃皆惡之無  
 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  
 有穢汚初無輕憚曰積情欸薄通其意問何所學答

曰涅槃通以素業相沿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  
 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敘而談之客僧亦同其所引  
 更為章句判釋泠然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申  
 來經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客  
 人寄患服此為佳客遂蠶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  
 愈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  
 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亂不少何容更煩  
 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手誠曰修道不欺闍  
 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  
 此事宜斷頗曾往鼓山石窟寺不肖僧住下舍小寺



正在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東出即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敬謝前誠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莊嚴定國興聖總持等官寺百餘僧為一番通時爾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眾皆大笑誠通勿傳此妖言竹林竟無適莫乃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款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眾亦異焉乃各賫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小谷東出少通人徑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老公手巾額布袒短褐執纁開荒二十餘畝遙見羣僧放馬而

前曰何處道人亦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纁來逐羣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于健不返放使入山餒虎通即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通略敘離闕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修竹干雲青松蔽日



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百銜環金銅  
綺飾貯以粟豆倘有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門左  
告云須前諮大和尚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  
尚坐高牀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尚年可七十許  
眉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倘有通事者通禮  
謁却立和尚命曰既任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  
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房禮訊  
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  
彼是何人輒敢來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顧謂通曰  
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

入室具敘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  
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  
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卽  
以爲意但須諮和尚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爲諮白  
和尚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爲報不淺依  
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  
容勿以爲恨卽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  
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  
然步步返望更行兩里許歛見峯巒巉巖非復寺宇  
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



者評云前者舉鑿驅僧假為神怪今通獨進示見有緣耳言大和尚者將不是賓頭盧耶如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壽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異鐘鳴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官仙寺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鄴之西北也望見橫石狀若鼓形俗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警於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

山上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或工匠窮鑿神人厭其誼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良由業有精浮故感見多彩近有從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珍木美女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乃得其寺眾僧見客歡遇承迎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齊例無僧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郎郭彌者謝病歸家養素閭巷洽聞內外慈濟在懷先廢老僧悉通收養宅居讀



誦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之見一沙門執錫擊鉢云  
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通時乞食彌近門聲矣乃遙應  
曰衆僧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  
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  
初年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修  
禪忽見神僧二人在佛堂側休怪之謂尋山僧也入  
房取坐具將往禮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  
前大者在後乘虛冉冉南趣高嶺白雲北迎靄靄不  
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東趣巖壁休追作禮遂入石  
中此巖數有鐘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言令斯

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爲言巖穴靈異要惟虛  
靜必事喧雜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優先達時共知  
名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陵川失道尋徑  
入山暮宿巖下室似入居迴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  
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一更有人身  
服草衣自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卽具述  
設敬與共言議問寶卽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  
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來長老得何  
經業寶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



此欲聞何經為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  
 便度聲韻諧暢非世聞更令誦餘率皆如此寶驚歎  
 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  
 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為神異  
 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  
 情累未遣任亦無補至曉便捨法寶遂返尋行迹達  
 鄴敘之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三

音釋

綦渠宜切 餉式亮切 𦉳音接切 𦉳間圓切 撞徒紅切  
渠宜切 饋也 𦉳也 係也 梓潼水

名 涪房鳩切 泓慈秋切 輶輶扶分切 輶輶直降  
水名 永也 輶扶分切 輶輶衝城戰車  
 徐醉切 鑿厥縛切 鉦諸成切 帶大計切  
禾秀也 鉦鏡似鈴 遠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貫刻  
 續高僧傳第三十三卷九分計字八千四百四十  
 六箇該銀四兩三錢九分  
 山陽釋性慈對上元丘義民書鄭大化刻  
 萬曆辛亥歲秋九月徑山寂照庵識







